

# 风 雨 红 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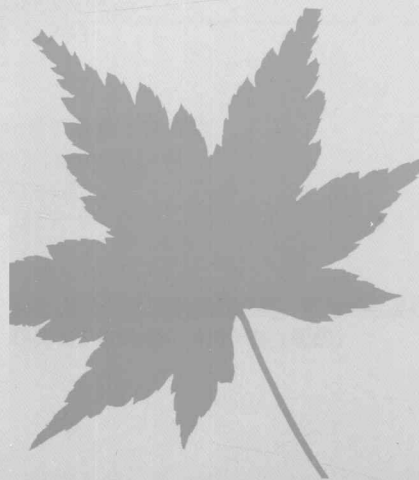


柏鸿鹄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 风 雨 红 颜

柏鸿鹄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红颜 / 柏鸿鹄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9

ISBN 7-222-04195-8

I . 风 . . . II . 柏 . . . III .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1697 号

责任编辑: 沈正德

封面设计: 孟嘉福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风雨红颜
作 者	柏鸿鹄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4195-8
定 价	18.5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 序

这是一支献给苦难者之歌。  
我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把我熟知的三个年轻姑娘的纯真思想、理想追求、美好憧憬随着欢乐的笑声写出来，把她们和欢乐笑声交错一起的学习、工作、友谊、爱情、婚姻、事业及遭受到种种挫折、重重苦难仍不气馁仍以生命的火焰不懈追求的顽强意志、美好心灵再现出来。当然，写她们的苦难不是为写苦难，也不是为写她们承受苦难的惊人毅力而写她们承受苦难的惊人毅力，而是表现她们以及她们的亲人朋友在共和国建立之前和之后寻找国强民富、实现四化道路的曲折和艰辛，表现他们为减少和避免这曲折和艰辛所付出的昂贵代价，及他们内心燃烧的激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记得一位先哲曾经说过：“能称为英雄的，并非以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我觉得他们应称为英雄，他们靠心灵而伟大。中国人民应称为英雄，他们战胜重重苦难而巍然屹立，他们的心灵是伟大的。

上 卷

第一章	乡下姑娘 .....	(1)
第二章	起步 .....	(9)
第三章	心底的梦 .....	(19)
第四章	逃婚 .....	(25)
第五章	人总该有所 作为 .....	(29)
第六章	珍惜 .....	(34)
第七章	追寻 .....	(41)
第八章	失业 .....	(50)
第九章	李琴 .....	(60)
第十章	刘云 .....	(65)
第十一章	吴为 .....	(72)
第十二章	爱的选择 .....	(80)
第十三章	黄昏 .....	(86)
第十四章	“死，不是终结！” .....	(90)
第十五章	不断追寻 .....	(94)
第十六章	匆匆 .....	(97)
第十七章	画梦录 .....	(104)
第十八章	蓬莱岛 .....	(116)
第十九章	海的呼啸 .....	(121)
第二十章	澎湃的海 .....	(124)
第二十一章	惊喜 .....	(128)
第二十二章	网 .....	(132)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转折 ..... (141)

下 卷

第二十四章 波折 ..... (148)

第二十五章 李英 ..... (154)

第二十六章 李英和尚嘉 ..... (162)

第二十七章 周惠 ..... (176)

第二十八章 和吴为重聚的时候 ..... (182)

第二十九章 颠颠簸簸的小船 ..... (190)

第三十章 再次燃烧的激情 ..... (198)

第三十一章 晴天霹雳 ..... (204)

第三十二章 梦，梦，梦 ..... (208)

第三十三章 何松 ..... (212)

第三十四章 雨过天晴 ..... (218)

第三十五章 刘云 ..... (222)

第三十六章 吴为 ..... (232)

第三十七章 生命的火焰 ..... (242)

后记 ..... (253)

## 乡下姑娘

辽阔的蔚蓝色天空中，偶尔飘过一丝来无影去无踪的白云。光秃秃的树枝战胜严寒冒出新芽，干枯黝黑的树叶不为人知地悄悄让位于一身新装的绿色生命。路旁的泉水迎着阳光潇洒地流淌，不知疲倦的鸟儿轻盈地飞来飞去地歌唱，黄灿灿的迎春花性地早已铺满田边地

头，野鸭在水塘一侧扑簌簌地抖落羽毛上的水珠，仿佛暖和中还有点儿怕冷。这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时候。一辆沾满尘土的陈旧客车，时而在狭窄多弯的沥青公路上小心翼翼地行驶，时而蹒跚地颠簸着跳越不时出现的坑坑洼洼，太阳西斜时总算走完全天一百九十里路程，驶入昆明市区，“嘎”一声在护国路云南汽车公司门口停住。车上走下四五十个满身黄灰、神色疲惫的男女老少乘客。何松和李琴夹在这些人群里，身上的蓝士林布旗袍上，特别是黝黑的短发上，落上厚厚一层黄灰，但掩盖不了她们那青春年少、像用奶汁浸润过一般的秀丽脸庞。何松那瓜子脸、高鼻梁上镶嵌着一双机灵、清澈、深沉而明亮的眼睛，宛如一对稀世的无价宝石；李琴宽额头下的那双大眼，眼神高傲凌厉，似在睥睨一切，不满一切。她俩分别接过汽车公司工人从车顶上放下的各自的行李卷，李琴叫来两辆人力车，何松坐上一辆，她坐上一辆，向东方穿街过巷而去。

街道时宽时窄，时直时弯，来到螺峰街，更是狭

窄不堪，对面驶来的人力车，要双方沿着墙脚慢慢行走才能错开。到了桂花巷，她们各自付了车钱，拎着自己的行李卷，李琴上前几步，在一幢中式住宅前举手敲门。一位三十八九岁的妇女开门出来，她穿着一件洗得泛白了的蓝士林布旗袍，怀中抱着一岁半左右的男孩，一见李琴，勉强咧嘴一笑，露出排列整齐的牙齿和一颗金牙。

“来了？”

“来了。”李琴一见新孀（指父亲的妾）镶嵌的那颗金牙，思绪飞一般回到刚离开不到一天时光的老守家乡、度日如年、艰难生活的生身母亲身边，对新孀便来了气。记得，有一次，她将夹杂在饭中的一颗谷子挟出来要丢掉，“不要丢！”母亲一声叫嚷，将手中的碗伸到她胸前，接过谷子，送入口中，像嗑葵瓜子似的将壳吐出，将米粒咀嚼咽下。母亲连一粒米都舍不得抛撒，而她——新孀，倒安起金牙来了。她吹吹鼻子，眨眨眼睛，暗暗说：“你巴不得我不来，可我来了，我怎能不来呢？”

彼此对望着，没第二句话。

“伯母！”何松第一次来昆明，第一次遇上这尴尬情景，猜到那妇女一定是李琴的新孀，连忙打破氛围，恭敬地向那妇女打招呼。

“进去，进去！”李琴的新孀一听有人尊称她“伯母”，立刻眉开眼笑了。丈夫已告诉她：李琴这一次来，约了一个同学来他家寄住，一同报考云南省合作事业指导人员训练班。她想何松举止有礼，不像李琴那样哑子似的不喊一声，纵使喊，也不是喊“妈妈”而是叫“新孀”，仿佛怕别人不知她的身份似的。她不需要李琴喊，不需要听那好像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冰冷的令人恼怒的称谓和声音。人都有一个愿望，自己难道没有愿望？自己生下地来，不缺腿，不少鼻子眼睛，要不是遇上天



灾，弄得到处逃荒，行乞过活，谁愿意嫁给比自己年纪大得多的人做小？自己不得已来到你家生儿育女，一天忙到晚，得件好衣服穿吗？得顿大肉大鱼吃吗？你为我想过没有？你这种人，把你放心上你也是冷嘴冷脸的，把你不放心上你也是冷嘴冷脸的，谁愿看你的冷嘴冷脸，受你的气啊！

李琴新孀心里翻腾着多年的积怨，一手怀抱孩子，一手抢过何松的行李卷，返身走进大门。这是一所古旧狭小的四合院楼房。上下堂屋两侧各有一个房间，两耳各有一个房间，中间是小小的天井。梁柱上的油漆早已剥落，现出年深月久风吹日晒的乌黑痕迹。房屋四周，清洁整齐，光线充分，倒很爽目。

李琴的父亲李道卿是富滇新银行一等办事员。富滇新银行的月薪比哪个单位都高，但是，物价不断上涨，人口又多，手头依然很拮据，只租住下堂屋靠近大门的一个房间和房间外的半个堂屋以及房间上的一间暗楼。房间里，靠窗和对面墙下各放一张床，床与床之间放一旧四方桌，桌前放两个凳子，拥挤得几乎便没下脚之处了。那半个堂屋，靠房门这一头放一个炉子做饭，靠正墙下放一张方桌吃饭，方桌旁放两个条凳，便将空地挤满了。房间是两夫妇和女孩及男孩的卧室，李琴新孀的父亲住暗楼上。李琴新孀的父亲原是四川与云南交界处的一个佃农，因连年干旱，收成大减，无力交租，只得带着女儿逃荒来到昆明。李琴的母亲虽生有一子一女，但男孩因病夭折，李道卿膝下无子，且长年在昆，颇感孤寂，早想娶妾，又受收入所限，找不到合适的。见老人的女儿眉清目秀，身体健康，便收留了他们，娶老人的女儿做妾。如今，女孩已满六岁，男孩也快满两岁了。老人终日带带小孩，一无所图，只求个肚饱而已。

暗楼很黑，没有窗户，出进得摸索着走；很矮，起立要俯

首弯腰。楼梯是竹制的，放大门背后，上楼，拉过来搭在楼口，上去后，返身弯腰，吃力地将它移到大门后；下楼，再俯下身，将它拉过来，搭上，人下去了，仍移到大门后，要不，人无法出进，大门也无法开关了。如今李琴和何松来了，便在新孃父亲的床旁——侧墙一端的楼板上，铺床草席，放上褥子、床单、被子，便算两人合睡的床了。一年以前，李琴来昆明上市立女子中学时曾住了两年，后因抗战爆发，日机轰炸昆明，与她相依为命的生身母亲，怕她有什么闪失，三番五次来信硬将她叫回去了。

何松来昆前听说李道卿家住得很拥挤，但没料到这般拥挤。她家开了一个百货商店，有楼房一所，她一个人就住一间耳楼。不过，年轻人看重的是精神生活、理想抱负，为理想抱负奋斗，为实现理想抱负，生活上艰苦一点，也全不在意的。

晚饭和平时一个样：一碗白菜，一碗豆芽，一碗芹菜，一碟腌菜。何松饿了，和大家围着方桌坐下，吃得很有味。正吃着，走进一位老人和一个女孩，何松正不知来人是谁，那女孩扑向桌子，爬到凳子上，叫嚷肚子饿了，这才断定是新孃的女儿，老人无疑是新孃的父亲了。她端详一下老人，见他穿一件两肘打补丁的蓝色土布长衫，头发胡子都花白了，脸上刻满皱纹，双目低垂着，仿佛世上没什么东西可看，更像怕看到什么不愿看到的東西。腰佝偻着，浑身上下都糅合着苦难的气息，宛如一尊用苦难塑就象征苦难的善良无奈的苦难雕像。

老人到家后，没向谁打招呼，也没谁和他打招呼。他默默地盛一碗饭，挟一箸白菜、一箸豆芽，其他的菜便不再挟了。他也不坐到方桌旁，侧身退到土炉子边，在一个矮椅子上坐下，埋头吃饭。别人仍不理睬他，他依然毫不在意，只顾吃饭，吃得毫无拘束，毫不做作，很是坦荡，很是自然。看来，他实在饿了，对别人的冷漠态度，也早习以为常了。何松从没

见过这么冷漠的家庭。论理，李琴对新孃有意见，怎么对新孃的父亲也有意见？李琴不招呼新孃的父亲，怎么新孃也不招呼她自己的父亲？何松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涩涩的，还有点苦，好像自己受到冷落一样难过。

吃完饭，何松跟随李琴退到房里，拉开电灯看书。一会，李道卿回来了。李道卿五官端正，额头宽大，和李琴犹如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只是一脸倦容，有点衰老了。

“爸爸！”李琴喊了一声便无话可说了。

“唔。”李道卿答应了一声，也无话可说了，好像李琴不是从家乡远道而来，好像他对家乡、对留在家乡的老妻有啥可说似的。他没见过何松，但从女儿的来信里知道何松的家世。家乡人，能帮助还是应该帮助。他向何松点头招呼，一边习惯性地脱下惟一无二的、出门才穿的细纱灰布长衫，只着一件贴身的白色土布对襟短衣，随手泡上一小壶茶，坐到自己的床边，连连喝了几口茶，然后，向李琴、何松说道：

“明天是报名日期的最后一天，你们的证件和照片带来了吗？”

“证件，带来了；相片，没有。家乡没有相馆。”李琴冷声冷气地回答着，仿佛这一切都不是她的责任而是父亲的过失，父亲没替她设身处地着想呀！倘若父亲没限定她来昆的日期，早来两天，不就没问题了吗？

“你呢？”李道卿并不计较李琴的态度，他转过脸，急切地又问何松。

“我也是只有证件，没有照片。我还没照过相呢。”何松不好意思地解释。

“那，快走！”李道卿放下小茶壶，站起身来，穿上长衫，“到马市口去照快相。十点钟以后相馆便关门了。”

李道卿上前带路，李琴、何松跟在后面，经过灯光暗淡行

人寥寥的华山西路，转上马市口。马市口灯火辉煌，商店鳞次栉比，十分热闹。何松没见过大城市的夜景，只觉眼花缭乱，东南西北也分不清。她紧紧跟在李道卿、李琴身后，生怕分散了找不到路回去。进了相馆，见李道卿掏钱，她忙掏钱交去。李道卿接过她的钱，代她交了，剩余的退还给她。照相时，强烈的灯光凝聚到她脸上，眼睛受不了，眨个不停。摄影师叫她莫眨，倒像通知她眨似的更加眨个不止。摄影师不耐烦了，见她土头土脑的是个乡下姑娘，便放声叫她莫眨，这不敬的吼声使她仿佛受到了侮辱一般，强制自己睁大眼不眨，才没有眨。照完相，离开喧嚣的马市口，又走上偏僻寂静、光线暗淡的华山西路。李道卿放步走着，心头不安，纷纷扬扬地又担忧起来：省里招考的公费合作事业指导人员训练班，招收几十人，报名的有几百人，哪有个个考取的？虽然李琴在先前来信中说考不取仍然回家（乡），作为要求来昆报考的前提，但是他觉得还是应该亲口向她再说清楚一下，以免以后生变。万一她考不取又要留下来，不但招致小妾唠叨不休，他也确实无力再留下她了。他节约已到了吝啬的程度：从不在家吃饭，就是星期天，都托词出去走走，实际是到银行吃那终年免费供应职工的饭菜。当然，银行里那有肉有油的四菜一汤，是家里那清汤寡水的饭菜不能相比的，吃惯了，快五十岁的人了，不吃一点，肠胃也叽里咕噜叫着嫌清淡。物价飞涨，不能不掐着指头过日子，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角是一角，这才没有留在家里休息休息呀！看看即将回到家了，回家以后有小妾在旁边，和李琴谈这些话就更加为难，李琴就更加以为是因为娶了小妾而不管她而抵触了。他干咳一声，实打实地对李琴说：

“这次报考省合作事业指导人员训练班，考取了便好，若考不取，住几天，仍然回去。家乡不是有祖遗的两亩田吗，收收租，娘儿俩，尽够吃了。我在昆明，工资是固定的，物价是

上涨的，前两年，还能供你读书，如今，养四口人，早已捉襟见肘，不能再增加负担了。”

李琴桃花般光泽的脸色顿时泛白了，眨眨眼睛，非常沮丧。先前看到报上登载省合作事业委员会举办合作事业指导人员训练班，招考公费学员，训练三个月后分配工作，她那对前途感到茫然的眼睛一下发亮了。这真是难逢难遇的机会啊，可以解决她无法解决的出路困境了。要想不像母亲那样依附男人，一生吃尽苦头，受够屈辱，就得自立！她抓紧时机，立即给父亲写信，要求来昆报考，又怕父亲不答应，便说如果考不取，仍然回家（乡）。从那时开始，她就废寝忘餐，没日没夜地准备考试，真够紧张的。她不能因为考不取回家乡。回家乡，等于沿袭母亲的路，绝路、死路啊！信中的表示，考不取仍然回家（乡），那是下狠心、咬着牙齿才写的。眼下，父亲怎么还要重复呢？纵使要说，也该放到考试以后，哪能在紧张的考试前给她再加压力？心想，父亲这样做，都是因为娶了妾才一点不管她（包括她的母亲）。她痛苦不已，悲愤难平，伸手拉住何松，落后父亲两步，悻悻地对何松小声说：

“他逼我。想逼死我。”

何松默默地没有作声。她明白李琴的心情，也猜得出李道卿的难处。李道卿把话说在前，是怕考不取后李琴要求留昆读高中增加拖累；把话在路上说出来，是怕在家里当着小妾谈这些话更加引起李琴的不满。她感到心乱如麻，觉得李道卿那话也是对她说的。她家境虽比较宽裕，供她出来读书并不困难，但哥嫂多，若不是出来考公费生，也会说闲话的。如果没考取改读高中，哥嫂一定不同意，年老的父母不便多说，她也得回家乡去了。那小城，死沉沉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变化。她爱看文学书籍，而买得到的书只有每学期由学校从昆明办去的几本教科书。没有书店，没有图书馆，这使她常像俄

着肚子一般饥渴。她自从在家里的书堆中搜索出《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十三妹》等书籍，白天黑夜地反复阅读后，心里升起一片和煦的春天的同时，立志要行侠仗义，打富济贫，改变这贫富不均的不公平世界。为此，她曾瞒着人在陡坡、墙壁上来回疾走，盼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飞檐走壁。又买来一刀刀草纸，钉到墙上，一拳拳打去，打得指关节皮破血流，仍不断地打。将纸打穿，再钉上一刀草纸，咬紧牙关，一拳拳再打，打，打，打！她要练就高超本领，惊人绝技，制服坏人，实现所有绿林好汉企望实现而没实现的幸福美满世界。

抗日战争爆发后，血的事实使她完全忘记当绿林侠客了。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大敌当前，她高声演讲，呼吁全国同胞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恨不能奔赴战场，举起大刀，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她不知何为话剧，何为活报剧，但明白不当亡国奴，得坚持抗战，战胜侵略者。她信心百倍，挥笔写下一个又一个短剧，和同学们化装演出，演得语调铿锵，热血沸腾，博得观众一阵阵劈啪作响的掌声和热烈的喝彩声。

她不分昼夜地苦读那些从同学以及同学的亲友处借到手的课外读物，很少有睡足的时候，同时，也就很少有做梦的时候。可是学校里那该死的期中考、期末考，使她这个从不做梦的人竟做起梦来，而且一定是梦见考试，而且一定是考数学。她被考得东藏西躲，心跳加速，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像被追捕的逃亡者，常常在逃亡途中大汗淋漓地醒来。唉，她的数学太差太差了，她害怕此次落榜，害怕从昆明回到那闭塞的小城，过那一成不变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她希望留在昆明，而又毫无把握能留在昆明……

那年，是一九三九年，何松十七岁半，李琴十六岁半。

## 起 步

出榜那一天，要不是李琴一声声催促，何松是怎么说也没有勇气去看榜的。记得考数学时，一题也答不出来，甚至连题目也看不懂。她沮丧极了，以为一定得回家乡小城去了。她怀着沉重的心，拖着沉重的两腿和李琴夹杂在看榜的黑压压的人群中，去最后证实自己的失败。她们抬起头，专心致志地顺着一长排名单从头望去，她不禁又产生一丝侥幸心理，希望自己能考中。看着看着，李琴在她身旁蹦跳了一下，她不等李琴再说，知道李琴考取了。她心跳加速，无望地继续看下去，直到榜尾都不见自己的名字。她不再存侥幸心理，也不再缠绵于无望的痛苦之中。在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命的打击中，她麻木了。突然，李琴指着另一张名单对她说：“你也考取了！”

原来还有一张自费生名单。她取录在不多的七八名自费生中了。她转悲为喜，兴奋地看着榜上那“何松”二字。此时，她还看到“何松”二字蕴藏的生的希望和生的辉煌。

两人兴高采烈地一个望着一个，李琴那近似征服者的目光中骄矜多于快慰，何松则像探矿人掘到宝藏似的，惊喜中还有几分不敢相信。李琴兴冲冲地约着何松，第一次去到富滇新银行，第一次闯进父亲的办公室，神态高傲地对父亲宣布：

“我考取了！”

李道卿本来伏在桌上按来往文件中一定得因袭的格式，拟那拟不完的“等因，奉此”文稿，脸上仿佛草把子似的毫无生气，一听女儿考取了，顿时，满面红光，兴奋地对同室的同事说：她考取了。显然，在他单调的生活中已将女儿报考合训班当一台大事通报给同事了。同事们向他祝贺，他当之无愧地连连啜了几口茶。等他问清何松的情况，又连连啜了几口茶，然后对同事们说：

“她是我女儿的同学，一同从家乡来报考，也考取了。语文一百分，数学零分，取为自费生。”

同事们对何松的成绩颇为惊诧，但都不提数学的零分，只夸赞她语文取得高分。李道卿得到同事们的祝贺，觉得平平淡淡的生活中，竟也出现一丝动人的光彩。

当天晚上，李道卿下班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东，提出租用整间下堂屋。原因是：他女儿和何松考取合训班，要有一个学习和休息的场所。房东老太太考虑到租给李道卿这样踏实的本省人家不会像租给缺乏经济来源逃难的外省人那么常常拖欠房租，便一口答应下来，宁肯自己挤着少住一点，也愿出租房子多收一点房租，以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开支和不时之需。那天，李琴和何松便从暗楼搬下来，用条凳铺上木板，搭成床，伸伸展展地住在堂屋里。从此睡有睡处，坐有坐处，站有站处，终有一席之地属于她们了。她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她们具有独立的人生、独立的精神了，以后，可尽情驰骋当今社会，光明前程正展开双臂，含情脉脉地等待着她们呢。

三个月后，合作事业指导人员训练班结业分配工作。男的全部派往各县担任合作事业指导员，组织信用合作社，开展农村农业贷款。女的完全留机关——省合作事业委员会。省合作事业委员会在富滇新银行内办公。何松分配在文书组。文书组在一幢楼房的一间房间里。房间狭小，除了几张办公桌、两个



文件柜外，便没多大空间了。文书组负责审核各县合作事业指导员上报的贷款名单和金额。除何松外，还有另一个叫刘云的女同学，比何松小一岁，和李琴同年同月生。她原在昆华女中读书，因合训班结业后负责分配工作，而在这世事难测前途渺茫的岁月，能有一份工作并非易事，所以也报考了。她性格开朗，气质高雅，仪态万方，颇有风度。何松和她相处很好。刘云的办公桌在何松的后面，何松常常回过头去对她说几句悄悄话，她常常用笔杆敲敲何松的脊背递上一张写一些开心话的纸条，两人会意地相视一笑，极为相投。她们孜孜以求的共同的爱好兴趣是：看文学作品。刘云在读昆华女中时，天天从绥靖路①云南省教育会门口经过，知道里面设有阅览室，有不少藏书，但要上课，无从阅览。如今便约上何松于中午休息时去看书。中午休息时间短，好在富滇新银行在威远街，和绥靖路相邻，她俩要么从上面的正义路，要么从下面的象眼街，花几分钟就可去到省教育会或赶回来上班了。

何松从没进过图书馆，一见省教育会图书馆里，那些高齐天花板的书橱里挤满一排排书籍，光是文艺书籍就挤满了几十个书橱，不少是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她仿佛小孩一般高兴得快要蹦跳起来，纵声大笑了。在家乡的时候，她想读一本课外书籍多么困难，好容易借到一本，就不分昼夜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反复阅读，有时才读到一半，便翻看后面的页码，生怕一下读完后便没书读。报考合训班检查身体时，她才知因左侧睡，长年在暗淡的煤油灯下熬夜看书，左眼在枕头的遮掩和磨灭下已高度近视，近于失明。但在省教育会众多的书籍面前，她忘了自己的眼疾，头向左微微一偏，用右眼又贪婪地阅读起来。纵使想到眼疾，也毫不在意，而且从不悔改。读书是她难以比

①绥靖路：后改为长春路，现为人民中路。